

为民族教育事业献身 为中外文化交流架桥

——祝贺回族学者胡振华教授从教 55 周年

赵晓佳

我国著名的回族学者、突厥学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振华教授，在他所热爱的教育园地已经辛勤地耕耘了 55 个春秋。作为园丁，他早已桃李满天下。他培养的学生有的已成为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研究员，成了外交、教育、新闻、出版、科研等领域，以及国家党政机关的骨干和独当一面的人才，有的在民族地区担任要职。作为学者，他在突厥学和回族学领域一系列开创性的奠基工作和重大贡献、丰硕的研究成果早已使他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而他同时又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几十年来，他满腔热情地投身到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中，为了国内外穆斯林学者的沟通与合作、中外伊斯兰文化的交流、为民族地区的对外交流事业，他不遗余力地架桥铺路，有许许多多的事迹被传为佳话，他也因此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尊敬和信任，并被亲切地誉为“民间友好交流的使者”。如今，胡振华先生已年近八旬，但他依然在自己的教学园地乐此不疲地耕

耘，也还依然在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事业锦上添花……。

胡振华教授，1931 年 1 月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的回族工人家庭。回回名叫穆罕默德。他自幼勤奋好学，同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48 年至 1953 年，他先后就读于国立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阿拉伯语学科（后该校并入北京大学成为东语系）、华东大学（后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大学文学院外文系俄语专业和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维吾尔语专业，1953 年毕业后留在中央民族学院从事语言理论及民族语文的教学研究工作，至今已有整整 55 年。他于 2004 年光荣离休，同时被学校特聘继续培养博士生。 he 现在是中央民族大学哈萨克语言文学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干学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是国务院欧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中国中亚友好协会顾问，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科学院名誉院士，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民

族语言学专家。55 年来，他在柯尔克孜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杰出成绩，并在回族语言文化，尤其是中亚民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中国柯尔克孜学的奠基人

胡振华先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先是作为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的助教，做过云南佤族语言教学研究和普通语音学课的教学辅导工作。不久，由于国家民族语文工作的需要，他开始从事柯尔克孜族语言材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从此，他的一生就与柯尔克孜族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学习和研究柯尔克孜语，1953 年冬天他只身来到新疆，先在伊犁，第二年春天又到北疆特克斯县库克特列克区。他深入到柯尔克孜牧民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就这样一句一句地学会了柯尔克孜语。之后，他又到南疆柯尔克孜广大牧区调查语言、民俗、历史。他在实践中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他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成立后，参加创





制柯尔克孜文字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深入到帕米尔高原、天山脚下,他走遍了柯尔克孜牧村,拜牧民为师,搜集了珍贵的语言、文学、民俗和历史资料。他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了意志,也得到了广大柯尔克孜族牧民的热情帮助,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常一往情深地说:“草原是我的大学,牧民是我的老师”。后来,他还多次去过黑龙江省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地区,做了语言、社会历史、民俗等方面的调查。

在大量的实践与调查的基础上,胡振华教授在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在参加用阿拉伯文字母创制柯尔克孜文字的工作中,他的一些重要的建议被采纳,其科学性已被几十年来的实践所证明。胡振华还最早发现了东北黑龙江省富裕县柯尔克孜族的语言与新疆柯尔克孜族语言的差异性。这一发现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原苏联突厥学家协会主席G·捷尼舍夫院士称赞这种发现是对柯尔克孜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他搜集和翻译了《柯尔克孜谚语》(新疆人民出版社,1962),他撰写的《柯尔克孜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柯尔克孜语的学术专著,获得了中国社科院优秀著作奖。他与人合编了《简明汉柯小词典》(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1986)。他组织拍摄了大型民俗学录像片《中国柯尔克孜族》。为了满足各方面学习吉尔吉斯语的要求,他与法国柯尔克孜语专家G·伊玛额合著了《吉尔吉斯语读本》(英文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1989)作为乌拉尔-阿尔泰学丛书的第154卷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这是一部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它向世

界介绍了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柯尔克孜语言文字及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状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权威性。他还编著出版了《柯尔克孜语(吉尔吉斯语)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他与吉尔吉斯斯坦学者阿满·萨斯帕耶夫等人合作,参加审订了第一部《汉语吉尔吉斯语词典》。他还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揭示了柯尔克孜语言的规律和特点。在《柯尔克孜语言的元音和谐律》一文中,他明确地描述了柯尔克孜语的重要特征——元音和谐。他还研究了古代柯尔克孜语言文字,在叶尼塞河石碑上的古代柯文文献翻译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胡振华教授在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是柯尔克孜民间文学的优秀代表作品。它最初产生于公元9至10世纪,在民间世代口耳相传。《玛纳斯》的演唱者被称为“玛纳斯奇”。胡振华教授从1955年、1956年参加大规模的民族语言调查时起,就开始搜集、记录史诗《玛纳斯》的片段。他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向国内外介绍《玛纳斯》的非柯族学者。粉碎“四人帮”后胡振华向中央有关部门打报告,建议尽早组织对史诗《玛纳斯》的抢救工作。1978年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成立了胡振华为组长的抢救《玛纳斯》工作组。领导上派胡振华从新疆把歌手居素甫·玛玛依老人接到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做了一年的卓有成效的史诗记录和翻译工作。这对于史诗《玛纳斯》这一珍贵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保护、继承和研究无疑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他对《玛纳斯》进

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发表了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论文。如《英雄史诗 玛纳斯》、《论史诗 玛纳斯的产生年代》、《史诗 玛纳斯 格律浅析》、《玛纳斯 及其研究》等。他还向国内全面介绍了国外、尤其是前苏联《玛纳斯》的流传和研究情况。从1981年起,胡振华教授把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玛纳斯》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他指导的日本留学生乾寻回到日本后,翻译了《玛纳斯》第二部的片断,发表于日文的《丝绸之路》杂志。这是中国首次将《玛纳斯》向国外介绍。后来又多次与日本的西胁隆夫教授合作,并共同用日文发表了一系列《玛纳斯》研究论文和出版了《史诗 玛纳斯 第一部的片断》,还不断向日本介绍了柯尔克孜族的民间文学。1983年他应邀赴法国讲学,他与法国学术界就《玛纳斯》研究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并与莱米·岛尔教授一起发表了题为《新疆柯尔克孜 玛纳斯 概述》的论文,刊登在法国《突厥学》杂志上。1989年5月,胡振华应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的邀请,与那里的《玛纳斯》研究者们进行了交流,并在国家电视台向吉尔吉斯斯坦的观众用吉尔吉斯语作了52分钟专题学术报告,介绍了中国的《玛纳斯》和玛纳斯奇,以及我国《玛纳斯》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情况。1995年7月,吉尔吉斯共和国举行《玛纳斯》10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胡振华教授和演唱大师居素甫·玛玛依一同应邀出席。会上他用吉尔吉斯语宣读了论文。会后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研究者们特意留下胡振华,并为他专门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向胡振华赠送了包括有介绍他的词条的《玛纳斯 百科全书》和洁白的毡帽,表达了吉尔



吉斯人民和学术界对他的敬意。《玛纳斯百科全书》反映了迄今为止“玛纳斯学”的世界水平。胡振华教授作为“中国最早研究这部人民伟大宝藏的研究者”与演唱大师居素甫·玛玛依共同成为该百科全书介绍的我国仅有的两位人物。多年来,他还向美国、英国、土耳其等许多国家的学术界介绍了我国的《玛纳斯》和柯族民间文学。

由于胡振华教授为柯尔克孜语言文字工作做出的成绩,他受到了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我国柯尔克孜族人民把他视作本民族的一员。为表彰他的突出贡献,我国国家民委和文化部向他颁发了“《玛纳斯》工作先进工作者奖”、新疆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他颁发了发展柯尔克孜语言文字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荣誉奖”。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民政府向他颁发了“先进工作者奖”。国外的吉尔吉斯人民将他视作亲密的朋友,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科学院为表彰他“在中国发展柯尔克孜学及为增进中吉两国睦邻友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于1999年3月31日选举他为外籍名誉院士。2002年5月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向他颁发了“《玛纳斯》三级勋章”。最近,我国《语言与翻译》杂志柯尔克孜文版发表了题为《为柯尔克孜语言文化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大师——胡振华》的文章和刊登了一组彩色照片,祝贺胡振华从教55周年。文章中写道:“他把一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柯尔克孜族人民,水貂般的黑发变成了白发,他劳动的汗水赢得了‘柯尔克孜人民的儿子’的称号,柯族人民向他献上了顶顶杰白的毡帽!”

胡振华教授在维吾尔学方面也做

了不少工作。他与黄润华合作整理了明代回鹘文献《高昌馆课》(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高昌馆杂字》(民族出版社,1984)。他还翻译了不少维吾尔族的民歌,曾与哈米提·铁木尔合作翻译出版过《伊犁维吾尔民歌》(人民音乐出版社,1976)。他还参编过《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和审订过不少民族语言文学方面的著作。

二、回族学的重要分支——东干学在我国的开拓者

作为一个回族学者,胡振华教授对自己的民族满怀着赤子的深厚感情。这使得他在回族学领域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所具备的广阔的学术视野使他能从不同的角度对回族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学、回族古代文献、国外伊斯兰教民族和伊斯兰文化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与穆淑惠合编的《当代回族文艺人物辞典》(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受到各族读者的欢迎。他主编的《中国回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一书受到国内外读者好评,荣获国家民委和文化部颁发的“民族图书二等奖”。他遵费孝通先生之命为出席一个国际研讨会而撰写的《回族与汉语》一文,对回族人民历史上从自己先民的语言逐渐转用汉语的经过作了科学的介绍,该文受到费老的表扬。在教学上,他在中央民族学院首先招收培养了研究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生。他还在我国最早地开展了对中亚回族的研究,培养了研究中亚回族——东干人的人才。他在我国开拓了回族学的重要分支——东干学的研究领域。

“东干”是指19世纪下半叶我国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移居俄国境内

的回族后裔。今居住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有十几万人。在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民族识别、民族划界时,他们的民族名称被政府定为“东干”民族。中亚各个共和国独立后,仍沿用了这一族名。东干人迄今保留着自己具有陕、甘话特点的母语和与我国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相同的不少生活习俗。科学的东干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东干学是以东干人的语言、文学、艺术、历史、民俗、宗教、经济等方面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到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东干学”已发展成熟。在我国,对东干学的研究开始的较晚。1956年,苏联专家G·P·谢尔久琴柯教授在他的一本出版于我国民族出版社的书中介绍了东干人的语言文字。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在中国没有进行东干族方面的研究。

1989年,胡振华先生和夫人穆淑惠应邀访问了苏联的中亚地区及莫斯科,并有机会和各地的东干族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东干学者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情感的交融使双方的学者都感到了自己所负有的责任和使命,那就是,要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使中国国内更多的人了解东干人,同时,也让东干人更多地了解他们祖辈故乡的变化。胡教授当时访问了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城市、农村,对东干人的历史、民俗、语言、文学、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田野调查。他从1992年起又多次应邀访问,他也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和农村东干居民。这使他对东干族有了全面的了解。回国后,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系统地介绍了中亚东干族的历史、文化、语言、民俗、分布状况、国外的研究状况等方方面面。他深深感到东





干学应该成为我国国内回族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考虑到自己当时年事已高,他决定培养献身东干族研究的青年学者,让他们将这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不断地开展下去。于是,从1995年开始,他陆续培养了丁宏博士、海峰博士,他们分别完成了《东干文化研究》和《中亚东干语言研究》的博士论文。现在他正指导着马幼平研究东干文学。近20年来,他还不断地为一大批对此感兴趣的国内学者牵线搭桥,使更多的学者开始与东干学者开展广泛的交流,在我国回族学界兴起了“东干热”。随后,国内的一大批东干研究者都纷纷出版专著、译

著、发表论文,从而促使我国东干学研究进一步发展。自此,中国回族学研究的分支领域——东干学形成了。可以说,东干学在我国的兴起,以及发展到今天的水平,首先是胡振华先生功不可没!

经过胡先生及其学生们的不断努力,国内学术界与中亚东干学者之间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多年来,双方的学术文化交流和学者们个人之间的联系从未间断。国内东干学的研究成果使得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了东干人的苦难经历和他们今天的状况。于是,社会各个方面的人士也都纷纷前往中亚,了解东干人的不同

侧面;东干人就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到了他们祖辈们生活过的地方:陕西、甘肃、宁夏。近年有许多东干人频繁地往来经商,他们的子弟中有大批人开始在中国的高校中读书。今天,你如果到中亚东干人那里去,提到胡振华的名字,无论是在学者们中间,还是在普通的乡民中间,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正是他付出的辛勤劳动,才使东干人开始与祖辈的故土渐渐恢复了联系,使他们的后生们能有机会来到祖辈们曾生活过的热土,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海永龙

(上接第35页)所看好;从事社会工作又不具备更强的语言能力和技术能力等,不被用人单位所看好。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经学院和阿语学校较多,各地都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课程设置,培养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有些阿语学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收效甚微。一些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不良习气也使得用人单位对这些学校的教学和培养计划提出质疑。近年来因阿拉伯语专业就业形势较好,一些大学也开始设立阿拉伯语系,生源较广,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要比经学院和阿语学校的学生综合水平要高,这也无形中对经学院和民间阿语学校的走向形成严峻的挑战。同时各地传统的经堂教育面临的问题仍然很严峻,亟需要重组和调整。

如何要保持自身的办学特点和培养目的,又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展,培养综合性素质的人才,仍然是经学院、阿语学校以及地方清真寺经堂教育所面临的艰难抉择,而庞士谦阿訇

的改良思想在当前对穆斯林仍然有积极指导意义。经学院和阿语学校可以实施联合办学或者按层次、分级别办学,将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一起,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地配置,最终达到效用的最大化。可以设立几个专门的经学院和阿语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增加宗教课程的比重,最终培养穆斯林社会所需要的高水平、高素质的阿訇人才,为穆斯林群众所接纳。在其他的经学院和阿语学校,其课程设置主要增加语言、技能等方面的综合性课程比重,主要培养高层次的社会需求型的人才,为用人单位所接纳。地方清真寺的经堂教育因为生源短缺、供养困难、课程设置等原因,其教育功能不断萎缩,已经出现大部分清真寺没有海里凡,只有一个阿訇的现象。这就急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清真寺可以实施联合办学,联合招生,共同培养,为地方清真寺造就高素质的阿訇人才,而庞士谦阿訇提出的联合办学、统一培养海里凡的思路就具有重要的指导

性和可操作性。综上所述,这些措施的实施最终就需要一个能够发挥领导作用的机构,也就是庞士谦阿訇所提出的“改良机关”,在当前情况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可以扮演这种重要的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角色。

适逢庞阿訇去世50周年,就以此文表示对他的纪念,使他未竟的人生理想成为后人奋斗的目标,最终让他活在中国穆斯林的心中,让历史永远记住他。

参考文献:

- (1) 赫祖利著、庞士谦译:《回教法史》,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1951年版。
- (2) 安偶补著、庞士谦译:《回教认识的派别——认主学家的派别》,北平月华文化服务社印,1951年版。
- (3) 毛拉贝等著、庞士谦等译:《小学教义课本》,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1934年版。
- (4) 郁素甫·第吉威编辑、庞士谦译:《和平之使命》,北平月华书报社刊本,1948年版。
- (5) 脑威·叶哈雅编辑、庞士谦译:《脑威四十段圣谕》,北平黎明学社发行,1947年版。
- (6) 庞士谦著:《埃及九年》,北平月华文化服务社印,1951年版。
- (7) 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载《禹贡》第7卷,第2期,1937年。
- (8) 庞士谦:《全国清真寺海里凡教育改良刍议》,载《月华》第16卷,第4-6期合刊,1946年。
- (9) 《月华》第2-6卷,1930-1934年。
- (10) 《月华周报》,1947-1948年。
- (11) 《回民大众》,1949-1950。

(作者系世宗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海永龙

